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新編五代史平話 晉史平話 卷下

詩曰：細閱青編論是非，石郎舉事不知幾。
一朝反噬無遺孽，堪笑妖狐假虎威。

晉主即位，處置已定，欲從契丹主引兵南下。晉主謂契丹主曰：「河東形勝之地，須留一子守著。」契丹主曰：「您出諸子來，咱自擇一人。」晉主的兒敬儒早喪，有一子名做重貴，晉主養以為己子，形貌狀晉主而短小。契丹主指重貴曰：「此大目者可也。」乃命重貴做北京留守。晉主與契丹主諸軍進屯團柏田地，使契丹將高謨翰做先鋒。唐軍迎戰，趙德鈞和趙延壽先逃走了，唐軍不戰自潰，殺死萬餘人。劉延朗走至懷州，唐主始知晉主即位。楊光遠殺了張敬達，降附契丹。朝臣惶懼，不知所向。唐主召李崧議事。薛文遇不知事由，亦到行朝。唐主大怒。李崧私躡文遇足，令他出去。唐主曰：「我見此等頭口，使咱肉顫，幾欲抽刀刺殺之，亦不足以泄我這憤怒也。他自謂天生賢佐，出奇謀，定天下，誤咱每至此，有何面目來見我耶！」崧跪曰：「文遇小人，淺謀誤國。陛下親手刺之，轉彰其丑。」因勸唐主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不利進攻，只宜退守。何似整駕南還，別圖興復。」唐主即擇日起發。懷州居民，竟攜老幼，逃竄山林，監門者請嚴刑禁止。雍王重美曰：「國家多事，未能為百姓做主，又禁他避死求生，徒增百姓之怨，不若聽其自便。」乃出令任從逃竄。唐主擇定十二月初五日離懷州，命諸將分守了南北城。

卻說晉主與契丹主統軍到潞州，趙德鈞父子在高河地面，備辦拜見禮數，迎謁契丹主，詣軍前面縛投拜；被契丹喝令鎖著，差人管押歸契丹國去也。德鈞父子到得契丹國，見述律太后。太后問道：「汝既做唐帥，近者又往太原是怎生？」德鈞跪曰：「奉唐主之命。」太后指了天曰：「您從吾兒求做天子，何得謊說？」又自指著心曰：「這&~YWGV1;不可欺也！吾兒將行，咱戒之曰：『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，急須引歸，太原不可救也。』您既要做大天子，怎不用兵擊退吾兒？就唐主陰圖禪位，亦未為晚。您為唐臣，負其主為不忠，乘時邀利為不義。不忠不義，何所容身於天地之間？」令左右將去剝取皮來，將付軍中蒙鼓。命其子趙延壽與張礪為翰林學士。晉主將離上黨，契丹主舉酒與晉主曰：「咱若引兵南下，河南之人必大擾動。您自引漢兵南下，咱令太相溫師馬軍五千人，送您到河梁田地。咱且留此，俟您音問。若有急，則下山救您；若洛陽大事已定，則咱自北去。」晉主道：「藉皇帝福蔭，以有今日之功。」約以他時修朝貢以謝。道罷泣下。契丹主曰：「世世子孫，休得相忘。如劉知遠、趙瑩、桑維翰，這三個皆是創業功臣，苟無大故，不得棄絕也。」唐主聞南兵天下，復歸洛陽。晉主至河陽，甚從簡已具舟楫迎降。唐主欲復過河陽，晉主怕唐主西奔，使契丹馬軍千餘人據守澗池。唐主知大勢傾亡，計無從出；唐主從珂與曹太后、劉皇后、雍王重美、宋審虔等，攜傳國璽同上玄武樓，使軍士縱火將樓焚燒。引皇后並欲將洛陽宮室一齊燒卻，有雍王重美勸曰：「新天子且至，必不露居。他日重勞民力營繕，死而遺怨，將焉用之？」遂不果焚。是日晚，晉主入洛陽，唐軍皆解甲待罪。晉主謂劉知遠曰：「您部署京城，分漢軍使歸營窟，願契丹主館待於天宮寺。」城中肅然，無敢犯令。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。以馮道同平章事。范延光聚卒繕兵，將謀作亂，桑維翰曰：「大梁北控燕、趙，南通江淮，乃資用富饒之所。今延光反形已露，大梁去魏不過十驛田地，彼若有變，大軍尋至，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。」托以洛陽漕運有關，東巡汴州。

天福二年七月，白奉進在滑州，軍士有夜掠者，捕獲五人，將三人棣奉進，二人棣符彥饒。奉進將三人斬之，彥饒怒。明日，奉進詣彥饒軍謝過，彥饒怒曰：「軍中各有部分，奈何無客主之禮？」奉進謝曰：「軍士犯法，何分彼我。我已謝公，公怒不已，怎個要與范延光同反麼？」拂衣而起。彥饒命甲士擒奉進殺之。那時，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，帥部兵欲從彥饒叛亂，有那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，厲聲謂萬曰：「符公擅殺白公，必與魏城通謀。此去行宮才二百里，奈何不思報國，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？今日當共擒符彥饒送與天子立大功。軍士從命者賞，違命者誅！」馬萬不得已，執符彥饒送大梁斬之。楊光遠麾下軍卒，欲推楊光遠為主，光遠呼軍卒責之曰：「天子怎是爾等販弄的物？晉陽之降，實出窮迫。今若推戴咱每為主，是教咱做反賊也。相尋去討誅夷之罪何邪？」眾卒遂不復敢言。晉主盡以掌軍事委劉知遠。知遠御下甚嚴，乃設為利禁。下令後，有軍卒盜人紙錢一縷，被擒。知遠曰：「軍卒犯令，請行軍法。」喝左右將去推轉了來。左右曰：「所犯者輕，請宥其罪。」知遠曰：「吾誅其情。犯令必誅，不計其值，雖一錢亦不恕之也。」竟押出斬之，眾皆畏服。十二月，契丹主還國，改元會同，國號大遼，公卿百官皆仿中國之制，仍參用中國人，授趙延壽做樞密使。

天福三年二月，大赦天下。張允上疏駁論：

右散騎常侍臣張允，切謂帝王遇天災多肆赦宥，謂之修德。借有二人坐獄遇赦，則曲者倖免，直者銜冤。冤氣升聞，乃所以致災，非所以弭災也。願陛下謹之慎之，無輕放赦，則下無僥冀之心，適足為省刑之一端也。

晉主覽疏大喜，下詔褒之。七月，作受命之寶，以「受天明命，惟德允昌」為文。八月，晉主上尊號於契丹主及述律太后。差左僕射馮道、劉昫兩人做冊禮使，奉表稱臣。表文曰：

臣大晉石敬瑭謹奉表朝賀於父皇契丹可汗陛下：臣叨辱聖恩，義同父子，曩在上黨，拜別慈光，首末三載，顧瞻闕下，豈勝馳情。切謂聖武英明太上皇帝尊太后號徽明柔裕太上皇后。仍輸送金帛三十萬匹兩，隨表以獻，伏取聖旨。天福三年七月初五日，大晉皇帝臣石敬瑭表。

契丹主覽表大喜，下詔慰答：

覽您所奏，甚慰老懷。今後遣使，不須上表稱臣，只作書稱「兒皇帝致書於父皇殿下」，如家人禮足矣。善撫中夏臣民，永承天休，予亦與爾有無窮之聞。

契丹主寫著了詔，書遣報聘使同使者回大梁。晉主館使者於宣德殿，即就別殿拜受詔敕。初，契丹主割得幽州，喚做南京，使唐降將趙思溫做留守。思溫的孩兒趙延照在晉做祁州刺史，思溫知契丹動息，背地令人與延照言契丹終變，乞以幽州內附。晉主畏契丹不敢受。九月，楊光遠統軍攻廣晉，逾年無功，晉主怕師老民困，遣內職朱憲入城，說誘范延光曰：「若舉兵來附，當以大鎮相處。若降而殺汝，白日在上，吾無以享國。」范延光見朱憲恁地說，舉手加額曰：「主上重信義，許以不死，則吾不死矣。」乃撤去守備。至是月遣牙將奉表待罪，詔赦之。降制授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，仍賜鐵券。將佐除授防團刺史以下，牙兵升為侍衛親軍。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。十月，契丹主加晉主尊號。晉主拜受其詔，待奉使寵賜甚厚。晉主改汴州為開封府，號東京。以其地乃舟車所會去處，漕運尤便，故徙都東京。遣王權充契丹報謝使。權謂人曰：「吾老矣，安能向穹廬屈膝耶？」上表以老疾辭。晉主怒，勒停其官。那時，方鎮有楊光遠最為跋扈難制，晉主召桑維翰分其權。維翰曰：「宜分天雄兵柄，則可制矣。」乃加光遠為西京留守，兼河陽節度使。光遠緣此怨望朝廷，背後遣使厚賂契丹主，養部曲千餘人，有反叛異心。晉主建鄴都於廣晉府；置彰德於相州，將澶、衛二州隸之；置永清於貝州，將博、冀二州隸之。澶州舊治在頓丘，晉主恐契丹為後世之患，遣劉繼勳徙澶州城，跨德勝津。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，王廷胤做彰德節度使，王周為永清節度使，欲以陰制契丹也。

天福四年三月，加劉知遠、杜重威同平章事。知遠謂重威起自外戚，無大功，恥與同制，杜門不受。晉主大怒，謂趙瑩曰：「知遠堅拒制命，朕欲落他軍權，使歸私第，怎生是得？」瑩拜請曰：「陛下昔在晉陽，兵不過五千人，為唐軍十萬所攻，危如累卵，設非知遠心如金石，怎成大業？奈何以小過棄之？竊恐此語外聞，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。」晉主怒解，遣和凝詣知遠第諭旨。知遠惶恐受命。

天福五年二月，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，晉主曰：「朕所重者信與義，昔契丹以義救我，我今以信報之。聞契丹徵求不已，公能屈節奉承，深稱朕意。」彥威對曰：「陛下以生靈之故，猶卑辭厚幣以事之，臣何屈節之有？」晉主大悅。七月，西京留守范延光

請歸河陽私第，朝廷許之。楊光遠奏道：「延光叛臣，恐其逃入敵國，請朝廷除之。」朝廷敕延光居西京。光遠使承貴帥甲士圍延光第，逼令自殺。延光曰：「天子賜咱鐵券，您父子何得如此相逼？」承貴將白刃驅逼延光擠於河。詭奏延光赴水死。朝廷雖知其冤，怕光遠之強，不敢詰問。會楊光遠入朝，授光遠為平盧節度使。

天福六年正月，吐谷渾從晉割雁門後部屬契丹，不禁契丹貪虐，思歸中國；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，至是以部落千餘帳來歸。契丹主大怒，遣使責讓晉。晉主遣人逐吐谷渾歸故土。初，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，見契丹使者，必箕踞謾罵，或密地遣人殺之。契丹以此責讓於晉，晉主為之遜謝。六月，安重榮執契丹奉使拽刺，乃使輕騎掠幽州南境，上表稱道：「今有吐谷渾、兩突厥、渾契苾、沙陀等，各率部眾歸附；黨項等亦將契丹告牒來納；皆言為契丹侵暴，願各帥十萬眾，與晉會合共擊契丹。」又為書遣朝貴，及移文藩鎮，謂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。晉主患之。那時，秦寧節度使桑維翰，聽得此說，密地使人上疏來諫晉王。疏曰：

臣維翰竊謂善兵者撫幾而發，不善戰者彼己不量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免於晉陽之難，而有天下，皆契丹之功，不可負也。今重榮恃勇輕敵，吐渾假手報仇，皆非國家之利，不可聽也。臣觀契丹士馬精強，戰勝攻取，其君智勇過人，其臣上下輯睦，牛馬蕃息，國無天災，此未可與敵也。且中國新敗，士氣凋沮，又和親既絕，則當發兵守塞，兵少則不可以待寇，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；我出則彼歸，我歸則彼至，臣恐禁衛之士，疲於奔走，鎮、定之地，無復遺民。今天下粗安，烝民困弊，靜而守之，猶懼不濟，其可妄動乎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，信誓甚著，彼無間隙，而自啟釁端，就使克之，後患愈重；萬一不克，大事去矣。議者以歲輸緡帛，謂之耗蠹；有所卑遜，謂之屈辱。殊不知兵連禍結，財力將匱，耗蠹孰甚焉？武吏功臣，過求姑息，屈辱孰大焉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，養兵息民，俟國無內憂，民有餘力，然後觀釁而動，則必成矣。況鄴都富強，國家藩屏，今主帥赴闕，軍府無人，乞陛下略加巡幸，以杜奸謀。冒昧謹言，伏取敕旨。天福六年六月 日，秦寧軍節度使臣桑維翰謹疏。

是時，劉知遠為鄴都留守，赴闕稟議，正在東京，亦勸晉主不可輕啟兵端。晉主猶豫未決，忽得桑維翰疏，大喜，謂使者曰：「朕比日以來，煩懣不決，今見桑公所上表疏，如醉夢中忽然醒覺也。」晉主召劉知遠問計，因謂知遠曰：「安重榮跋扈，朝廷思有以制之。北京留守，非卿不可。洸卿一行，為朕鎮撫其民，陰以制之。」知遠遂行。八月，晉主至鄴都降詔諭安重榮。詔曰：

吾因契丹得天下，爾因吾致富貴；吾尚不敢忘契丹之德，爾乃忘之耶？今吾以天下臣之，爾欲以一鎮拒之，不亦難乎？宜審思之，毋取後悔！

重榮得詔愈驕慢，聽得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反謀，密地遣使與之通謀，結為外援。十月，劉知遠遣親將郭威賚詔招誘吐谷渾酋長白承福，欲使之叛安重榮來歸朝廷。威謂知遠曰：「虜惟利是嗜，安鐵胡止以袍褲賜之，今欲其來朝，必重賂乃可致耳。」知遠出府庫金一百兩、縑二百匹，使威賚以賂之。詔曰：

大晉皇帝詔諭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：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，爾曹當自安部落；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。重榮已為天下所棄，朝夕敗亡。爾曹宜早從化，勿俟臨之以兵，南北無歸，悔無及矣！

白承福得詔大懼，帥眾來歸知遠。知遠處之於太原嵐石之間，表聞於朝。使白承福領大同節度使，收承福精騎以裒知遠麾下。達韜、契苾聞之，亦叛安重榮歸晉。重榮之謀稍沮。初，晉主離汴州時分，和凝奏曰：「車駕已行，安從進必反。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，付留守鄭王重貴。萬一有變，則書填諸將名目遣擊之。」十一月，安從進舉兵反，鄭王重貴遣高行周、宋彥筠、張從思等伐之。安重榮聽得安從進反叛，召集境內飢民數萬，南向鄴都，托言入朝。晉主聞之，以杜重威為詔討使，在宗城西南與重榮戰，重榮敗走，還城自守。晉兵戰及凍餓死者二萬餘人。

天福七年正月，鎮州牙將從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，殺守陴民二萬人，執安重榮斬之。晉主函安重榮首送契丹，卑辭遜謝。契丹因晉主招納吐谷渾，遣使來讓，晉主憂憤成疾。一旦，馮道獨對，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道，又令宦者抱重睿納道懷中，欲使道輔立之。六月，晉主殂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曰：「國家多難，宜立長君。」乃奉齊王重貴為嗣。是日，齊王重貴於柩前即皇帝位。初，晉主有疾，亟召劉知遠入朝，欲托知遠輔政。重貴寢其命，不遣使宣召。由此知遠怨望新主重貴。八月，高行周圍襄州，奉國軍都虞候王清與指揮使劉詞帥眾攻拔襄州。安從進舉族自焚死。且說晉主初即位，大臣議奉表稱臣，遣使命詣契丹主告哀。景延廣曰：「致書稱孫是矣，奉表稱臣，其禮太過。」李崧力爭之曰：「陛下如此，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交戰，悔無及矣。」延廣固爭。馮道持兩可之說。晉主卒從延廣的議，致書不稱臣而稱孫。契丹主大怒，遣使命責讓。景延廣對使者復以不遜語激之。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，請於契丹，欲代晉為帝；屢勸誘契丹，興兵伐晉。八月，晉主聽得延壽有反謀，亟還東京。然尚與契丹往來，問遺無虛月。初，河陽牙將喬榮，從趙延壽入契丹，契丹使喬榮做回圖使，往來販易，晉就大梁置邸居之。九月，景延廣說晉主曰：「契丹之使在晉販易者皆殺之。將回圖使喬榮囚之於獄，拘收其寶貨。」一時在朝大臣，皆言契丹不可負。乃赦喬榮，慰諭而使歸契丹。榮臨行入辭景延廣，延廣大言曰：「爾歸告汝主，先帝為北朝所立，故奉表稱臣。今上乃中國所立，所以屈身於北朝者，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。為鄰稱孫可也，萬無稱臣之理。翁怒則來戰，孫有十萬橫磨劍可以相待。翁若輕舉，萬一為孫所敗，取笑天下，悔何及矣。」喬榮乃詐言：「公之言語頗多，怕有遺忘，願以紙墨書之。」延廣命吏悉寫所說的言語授喬榮。榮以呈契丹。契丹主大怒，決意舉兵；晉使之在契丹者，契丹皆殺之。劉知遠是時鎮河東，知延廣必虛言召禍，但募兵增置十餘軍，為之守備。十月，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為皇后。初，高祖將馬三百匹，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；十二月，景延廣以詔命取之。光遠怒，遣使命將玉帶御馬金帛賂契丹主，謂契丹曰：「晉境大飢，乘此攻之，一舉可取。」趙延壽亦恣憑契丹伐晉。契丹主乃揀精兵五萬，使趙延壽統率，與之約曰：「若得中國，立汝為帝。」延壽信之，聞命即帥軍就道。是歲，晉境春夏旱，秋冬水蝗大起，竹木葉皆盡；兼是朝廷搜括民谷，督責嚴急，有坐匿谷抵死者，縣官往往納印自劾去；民之餓死者，數十萬口，流亡不可勝數。

開運元年正月，契丹前鋒將趙延壽、趙延照將兵入寇貝州。在先，朝廷請貝州水陸要冲，多聚芻糧，為大軍數十年之儲。契丹主自攻貝州，權知州事吳玘戰敗赴井死。晉主遣高行周做都部署，與苻彥卿、皇甫遇等帥眾御之。晉主將兵屯澶州，遣使奉書遺契丹。恰契丹諸軍在鄴都下營，使者不得達而返。晉主宣景延廣為御營使。晉主方離東京，契丹兵已到黎陽。晉主軍屯澶州，契丹主軍屯元城；契丹又分遣偉王統帥軍馬寇太原。宣授劉知遠與白承福會合兵馬御之。偉王在秀容田地裡與劉知遠會戰，被劉知遠殺了。契丹聽得偉王已死，一夕遁去。二月，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。晉主命石贇守麻家口，白再榮守馬家口。周儒引契丹主之弟名麻答的，從馬家口渡河，在東岸下營，攻打鄆州北津，待與楊光遠會合兵。為晉主差李守貞、皇甫遇、梁漢璋、薛懷讓等，將兵萬人，緣河水陸並進。那時，高行周、苻彥卿、石公霸等，統帥大兵，在戚城田地下營。契丹主進軍，將戚城圍了。晉主自將馬步軍二萬人解圍。契丹遣步軍萬餘人築壘屯河西，諸軍渡河未盡，晉軍迫之，契丹退走。晉軍乘勝追擊，契丹大敗，溺河而死者數千人，俘斬數千人；河西之兵，慟哭而去。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與諸將佐謀曰：「契丹舉兵伐晉，內必空虛，莫若帥精兵侵契丹之境，彼有內顧之憂，可以少紓晉國之難。」諸將曰：「元帥之言是也。」即日帥騎兵三萬攻掠契丹境內。契丹佯棄元城而去，卻就古頓丘城田地多設馬軍藏伏，以俟晉軍來追，合兵掩殺。晉軍因霖雨不止，更不追擊。契丹人馬飢疲，趙延壽謂晉主曰：「晉軍悉在河上，畏我鋒銳，必不敢前。不如就其城下，四合攻之，奪其浮橋，則大事成矣。」三月朔日，契丹主自將十餘萬眾，屯於澶州城北。高行周跳馬出戰，自午至晡，彼此各有勝敗。契丹主自將精兵當中軍而來，晉主亦自將精兵出陣待之。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，責讓楊光遠曰：「您道晉兵半已餓死，今何其多也？」自以精騎左右略陣。晉兵按甲不動，萬弩齊發，飛箭如雨，契丹稍稍退卻；昏黃時分，全軍引去。晉籍鄉兵，每七戶共出兵器資一夫，號曰武定軍。四月，晉主命高行周留鎮澶州，遂歸大梁。朝廷因契丹入寇，國用愈竭，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。使者請曰：「民不從命，則將若何？」晉主曰：「朕封劍授汝，不用命者先斬而後奏。」以此吏卒攜鎖械、刀杖，入人家督趣，急如星火，求死無地，百姓驚擾，皆不聊生。八月，桑維翰再秉朝政，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，杜威為詔討使，督帥十三節度使，以備契丹。十二月，李守貞圍青州，城中食盡，餓死者大半，契丹援兵不至，楊

光遠遙望契丹田地，稽首拜曰：「皇帝，皇帝，誤光遠矣！」其子楊承勛勸光遠降，冀保全家族。光遠曰：「咱從契丹，尚有全生之理；若降晉主，誰保無族滅之誅乎？」承勛怒，歸怨於判官丘濬勸光遠之叛，將丘濬斬了，送其首級於李守貞軍前，縱火大噪，劫其父光遠出居私第，上表待罪，開城受守貞軍。閏月，朝廷以楊光遠罪大，而承勛歸命，難於顯誅，命守貞以便宜從事。守貞乃遣人拉殺楊光遠，詐稱病死；授其子承勛為汝州防禦使。十二月，契丹復大舉入寇，趙延壽為嚮導，引兵先至邢州。晉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、鄴都留守馬全節、護國節度使安審琦，會諸道屯邢州；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。契丹主以大兵繼至，建牙於元氏。

開運二年正月，晉主詔趙在禮還兵屯澶州，馬全節還屯鄴都；又遣張彥澤屯黎陽，景延廣守胡梁渡。

契丹寇邢州、洛州、磁州，殺掠殆盡，入鄴都境。張從恩、馬全節、安審琦悉以部兵陳於相州安陽水南岸。皇甫遇共著濮州刺史慕容彥超，將數千騎前覘契丹動息，至鄴都與契丹數萬相遇。皇甫遇、慕容彥超等且戰且卻，行至榆林店，契丹大軍猝至，二將私自謀曰：「咱輩今走，死無所矣。」乃止駐，布一個圓陣，自午至未，力戰百餘合，殺傷甚眾。皇甫遇馬戰死，步戰數合，其僕杜知敏下馬以所乘之馬與遇騎坐。戰稍定，回顧知敏，已為契丹擒去。遇曰：「知敏義士，救人於急，不可棄也。」與慕容彥超躡馬突入契丹陣，挾取知敏以歸。俄而契丹再出新兵來戰，二將曰：「吾屬勢不可走，當效死以報國耳。」日已向暮，張從恩、馬全節、安審琦等在安陽，驚怪皇甫遇等覘兵不歸。審琦自將所部馬軍一千餘人救援。從恩曰：「虜眾猥至，盡吾軍恐不足以當之，公輕身而往，徒喂肉虎口耳。」審琦曰：「成敗天也。萬一不濟，當共死王事。設使虜不南來，坐失皇甫太師，咱有何面目以見天子？」遂逾水而進。契丹引去，遇與彥超等乃得還。有契丹軍來降者，謂馬全節曰：「契丹兵馬不多，宜乘其散歸部落，大舉徑襲幽州，可以大獲。」晉主徵兵諸道，下詔親征，是日離大梁。契丹遣羸弱之卒，驅牛羊過祁州城下；刺史沈斌出兵擊之，契丹帥精騎奪其門，州兵不得還。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，斌在城上，延壽縛馬在陣前招誘沈斌，謂之曰：「契丹大國傾國而來，使君會事之時，早來歸降。萬一不降，城陷食盡，又將安歸？」斌厲聲答曰：「侍中父子失計，陷身虜庭，忍帥犬羊之丑，以殘父母之邦，不自愧恥，反有驕色，何也？沈斌弓折矢盡，終為國家效死耳，肯效侍中所為耶？」明日城陷，斌自刎死。三月，杜威等帥諸軍會於定州，進攻契丹，復泰州，獲契丹兵二千人。趙延壽部曲有降者，言：「契丹主還至虎北口，聞晉取泰州，復擁眾南向，約八萬餘騎，來夕當至。」杜威憂懼，退至陽城。契丹兵大至，晉軍與之決戰，契丹稍退卻，逾白溝而去。晉軍見契丹已退，旋欲結陣，契丹軍馬如山，四邊圍合。諸軍力戰拒之，人馬飢乏，行至地名白團衛村，各埋鹿角為行寨。契丹引軍圍之數重，又出奇兵，出寨後，斷絕晉軍糧道。晉軍營中掘井輒崩，人馬俱渴。忽大風從東北起，至曙，風轉甚。契丹主坐奚車中，命鐵鷄軍下馬拔晉軍鹿角，突入寨，奮短兵與晉軍合鬥。又順風縱火揚塵，以助其勢。軍士皆憤怒大呼曰：「諸招討使何不出戰？」杜威曰：「俟風稍緩，徐觀可否。」李守貞曰：「彼眾我寡，風沙之內，莫測多少，惟力鬥者取勝，此風乃天之所以助我也。若俟風止，我軍見契丹之盛，必奪其氣，吾屬為所虜耳。」即厲聲大呼曰：「諸軍齊力擊賊！」謂杜威曰：「令公善守禦！」守貞帥中軍死戰。馬軍排陣使張彥澤亦欲俟風回與戰，右廂副使藥元福曰：「今軍中飢渴已甚，若俟風回，吾屬已為虜矣。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，宜乘其不意，急擊之，此兵之詭道也。」都排陣使符彥卿曰：「就使束手就擒，莫若捐軀殉國。」乃與彥澤、元福、皇甫遇等帥精騎出西門迎戰，諸將接踵而至。契丹稍退卻。風勢轉盛，日晝昏晦如夜，彥卿等擁萬餘人橫擊契丹，聲動天地。契丹大敗而走，勢如山崩。守貞下令，喚步軍盡拔去鹿角出門，馬步軍並進，趕散二十餘里。契丹部下鐵鷄軍既已下馬，倉皇不能復上馬，委棄馬匹器械蔽地。契丹主乘著奚車急走十餘里，追兵急奔，得橐駝一匹騎之以走。諸將請乘勝急追，杜威揚言曰：「逢賊幸不死耳，更窮追之耶？」李守貞曰：「人馬俱渴，暴得水，足弱，難以追賊，不如且退。」於是收軍退保定州。契丹主大敗，奔至幽州，收拾潰軍。以軍失利，杖其酋長各數百。諸軍既歸，晉主亦還大梁。六月，晉主將視朝，忽有小殿直奏道：「御榻上有一老狐拱坐於上。」晉主意下不樂，喚殿前宿衛將軍挾弓矢來，喝令射中老狐的賞黃金二十兩。數箭竟發，老狐逐一將箭綽了，回射一箭，擲著晉主衣袂。被打捕司牽得獵犬至，狐且徐徐退走，旁若無人。是日，晉主為之罷朝。次日，有桑維翰執笏跪奏：「狐升御座，不祥之兆。契丹以不得志而去，歸圖再舉，其謀必不可測。莫若卑辭下禮，遣使通和，庶兩國休兵，生靈免塗炭之禍。惟陛下留意！」晉主曰：「朕終夜不寐，亦思及此。聽卿所奏，如喚醒迷途。您決意與大臣議遣使者，得兩下休和，安邊息民，皆卿之力也。」桑維翰令學士院草表。表文曰：

晉國皇帝孫石重貴謹遣使馮子金賚表一通，上奏契丹大國祖皇帝陛下：晉之得國，實荷大朝福蔭，得至今日。往者，奸臣趙德鈞父子，構結奸謀，睽間大國，使祖皇帝親帥大軍，問罪小國，連年兵燹，生靈肝膽塗地，祖皇帝知之，必垂哀憫。今遣使奉表大朝，請修先皇帝舊年和好，使兩國休兵息民，誓修姪孫事祖之禮，不敢廢慢。皇天后土，實聞此言。少渝此盟，先皇帝在天之靈，必不恕也。伏惟敕旨。晉國皇帝表。

契丹主得表，踞坐怒罵馮子金，謂晉朝負盟。卻得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：「使漢人為胡主可乎？」契丹主曰：「不可。」太后曰：「您何故欲為漢主？」契丹主曰：「石氏負恩不可容。」太后曰：「您今便得漢地，亦不能為若主也。萬一蹉跌，悔何所及？」又謂其群下曰：「漢兒怎得一餉安眠？自古但聞漢和蕃，不聞蕃和漢。漢兒果能卑辭下禮，我亦何惜與和？」契丹主宴待馮子金，詔曰：「您傳示大晉皇帝道：咱可憐見石郎小心，不欲絕他宗祀。通和之請，怎不可從？但得景延廣、桑維翰二公來面訂盟約，仍割鎮、定兩道隸我，則可和矣。」使者歸致命，晉主道：「契丹主語有忿怒，料其無和意。」遂不遣景、桑二公北行。初，高麗王建因遣胡僧名襪囉的，來與晉高祖敬瑄約曰：「勃海我婚姻也，其主為契丹所虜，請與朝廷共擊之。」高祖與契丹和好甚，高祖不報。及晉主即位，襪囉復來言高麗國主之意。晉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。會建死，其孩兒名武的復上表告哀。十一月，晉主以武為高麗王。遣通事舍人郭仁遇奉使，約高麗共擊契丹。仁遇使回，具言：「高麗之兵脆弱，襪囉之言誇誕，說謊的言語也，不可信從。」

開運三年四月，王令溫代替馮暉守靈州，不存撫羌胡，羌胡怨叛，黨項羌酋長拓跋彥超與石存、也廝裏三族，共舉兵攻靈州。由是黨項之部族，亦倡亂矣。定州管下西北有狼山，其土人就山上築堡以避胡寇，堡中有佛舍尼名孫深意的，在堡上住坐，以妖術惑眾，遠近信奉之甚謹。中山人孫方簡與其弟孫行友自稱是深意的姪孫，奉事甚謹。深意既死，方簡嗣行其術，稱深意坐化，事之如生，其徒日多。會晉與契丹絕好，北邊寇盜充斥，方簡兄弟因帥鄉里豪健，據寺自保。契丹入寇，方簡帥眾邀擊，獲其輜重器械，土人多挈家小往依之，遂相聚為盜。乃歸款朝廷，朝廷亦資其禦寇，署東北招收指揮使。方簡邀求不已，少不副所求，乃舉寨降附契丹，為之嚮導入寇。那時，河北大飢，民之餓死者以萬數。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，方簡執延翰獻於契丹。延翰逃歸，言孫方簡欲乘中國凶飢；引契丹入寇，請晉朝早為之備。六月，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。詔以李守貞為都部署，將兵御之。是時，李彥韜方用事，蔑視李守貞。守貞恨之。適有自幽州來者，言趙延壽有意歸國，李崧信之，命杜威致書與延壽，許賂以厚利。延壽復書，乞發大軍應接，辭旨懇密，朝廷欣然，復遣人詣延壽與為期約。契丹主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嚮書，請舉城內附。詔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，乞朝廷發輕騎襲之，嚮願為內應。契丹主已歸牙帳，奈地遠阻水，不能救也。王嚮與杜威屢奏瀆、莫乘此可取。馮玉、李崧以為信，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劉延祚。晉主將北征，議以杜威為都招討使，以守貞為副。趙瑩私與馮玉曰：「杜公國戚，貴為將相，而所欲未厭，心常怏怏，豈可復以兵權假之？若必有事北方，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。」晉主不從。十月，下敕榜雲。榜曰：

大晉專發大軍，往平黠虜，先收瀛、莫，安定關南；次復燕、薊，蕩平塞北。有能擒獲虜主者，除上鎮節度使，賞錢萬緡，絹萬匹，銀萬兩。

時自六月積雨，至是未出，軍行及饋遺者甚難。契丹主大舉入寇易、定州。杜威等聞之，自冀、貝而南以御之。張彥澤時在恒州，引兵與杜威會合，言契丹可破。威等乃復趨恒州，以彥澤為先鋒，與契丹夾滹沱河下營。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河與恒州合勢，議行兵還。及聽得晉軍築壘為持久固守之計，遂不去。磁州刺史李谷說威及李守貞曰：「今大軍去恒州咫尺，煙火相望，但多以三

股本置水中，積薪布土於其上，橋可立成。密約城中舉火相應，夜募壯士斷虜營而入，內外合勢，虜必逃遁。」諸將皆喜曰：「李刺史之言是也！」獨杜威謂此策不可用。杜威謂李谷曰：「差委您去督辦懷、滑州軍糧，好生辦事。」谷領命而去。被契丹大軍當晉之前，密地遣其將蕭翰帥百餘騎出晉軍之後，斷晉糧道及歸路。蕭翰捉獲晉民之樵彩的及百姓每，皆被他用墨黥其面曰：「奉敕不殺。」縱之使歸。運糧民丁在路遇之，皆棄車驚潰。十二月，李谷自書密表，奏言大軍危急之勢，請幸滑州，及請發兵守澶州、河陽以備沖突。開封府尹桑維翰見國家危在旦夕，求見面陳守備之策。那時，晉主方在苑中調鷹，辭不得見。又請執政言之，執政互爭可否。維翰退謂親眷曰：「晉氏不血食矣！」晉主欲自帥大軍北征，李彥韜諫曰：「陛下親征，誰與守社稷耶？千金之子，不死於盜賊，自愛者重也。願陛下深居內禁，不可親臨矢石之間。」晉主乃詔高行周、苻彥卿共戍澶州，景延廣戍河陽。是時有指揮使王清與杜威言曰：「請以步軍二千人為前鋒，奪橋開道，公帥諸軍繼之。倘得入恒州，則無憂矣。」威乃許王清與宋彥筠俱進。清與契丹合戰，勢甚壯銳。契丹佯敗，清與彥筠趕殺。彥筠敗走，清獨帥麾下軍力戰，屢請救於杜威，威竟不遣一騎助之。清謂其眾曰：「上將握兵坐觀每勝敗。咱因急已甚，更無一人救援，想有歹心。咱每但當以死報國耳。」至暮力戰不息。契丹又出新軍繼之，清與麾下皆戰死殆盡。由此諸軍畏懼不敢出戰。契丹遠遠地將諸軍環繞晉軍營寨。軍中食盡，杜威與李守貞、宋彥筠等商議，待欲降附契丹。議論已定了，威背後使心腹的人，詣契丹牙帳，請事成後邀求重賞。契丹主給之曰：「趙延壽威望素淺，雖得晉國，他每不足為中原主。汝果降附，當以汝為帝。」杜威得這言語，心中大喜，密地令書記草降表，伏了甲士，卻召諸將議事。諸將聞命，將調有軍期的文字商議，皆來聽候。威乃出降表示諸將，令各署名。諸將駭愕聽命。令軍士出陳於外，軍士踴躍，道威將令出戰。威親出諭諸軍曰：「今食盡塗窮，當與汝曹共尋生路。」因命解甲倒戈。軍士皆慟哭，聲振原野。杜威共李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，信任奸邪，猜忌於己。聞者莫不怒目切齒。契丹主遣趙延壽穿赭黃袍，至晉降軍營，慰撫士卒。又將赭黃袍令杜威穿著。蓋契丹先給威為帝，故以此戲弄杜威也。杜威為嚮導，引契丹主到恒州城下。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。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，麻答為安國節度使。張礪言於契丹主曰：「今大遼已得天下，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，不宜參用北人及左右近習。苟政令乖失，則人心不服，雖得天下，又將失之。」契丹主曰：「南北參用，所以為長久計也。」契丹主引兵南下，杜威將所部軍以從。遣張彥澤將馬軍二千人為先鋒，進取大梁；授通事傅住兒為都監。契丹主又欲遣皇甫遇先入大梁，遇懇辭，退謂所親曰：「吾位為晉將相，兵敗既不能死，忍復圖其主乎？」行至地名平棘，謂從行者曰：「吾不食數日矣，何面目復跟虜主南下？」遂自扼其吭而死。張彥澤受契丹主的吩咐，倍道疾驅，乘夜度白馬津。晉主聽得彥澤軍至，急忙召李崧、馮玉、李彥韜等人禁中議事，欲詔劉知遠發大兵入援。次早，張彥澤從封丘門斷關而入，城中皇皇。晉主在宮中自放火，攜劍驅宮人赴火；偶為親軍將薛超拖住。少頃，張彥澤傳契丹主與述律太后書，慰撫晉主，晉主乃滅火與后妃相向哭泣，疾忙召范質草降表。表云：

孫男石重貴禍至神惑，運盡天亡；今與太后及妻馮氏，舉族面縛待罪。遣男臣石延煦、延寶奉傳國寶出迎。

那時，張太后亦上表稱「新婦李氏妾」。傅住兒令晉主待罪軍前，自稱：「望父哀憐，少寬斧鉞之誅。」張彥澤引晉主等至契丹主帳前，宣契丹命云：「欽奉大遼皇帝聖旨，令石重貴脫卻黃袍，穿著素衫，拜受詔命。」左右皆掩面垂泣。忽有使者宣召張彥澤議事，彥澤微笑不應。宣契丹主命，召桑維翰、景延廣。維翰行至天街，遇著李崧，駐馬相語。忽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曰：「請相公赴侍衛司。」維翰知不免，顧謂崧曰：「侍中當國，今日國亡，反令維翰就死，何邪？」崧有愧色。彥澤踞坐見維翰，維翰責之曰：「今日事已至此，公有何○○○○，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，復領大鎮，授以兵權，何為負恩至此？予有何言？所欠者為先帝一死耳！」彥澤無以應，喝令鎖著，差兵監守。彥澤縱兵大掠京城二日，都城為之一空。彥澤自矜誇有功，旗幟上皆寫著「赤心為主」四字。彥澤在晉時，素與閹門使高勛不葉，徑殺勛叔父及勛的弟。中書舍人李濤曰：「與其死於溝壑，不若死於彥澤之手。」乃投刺，題曰：「上疏請殺太尉仇人李濤謹來請死。」攜刺往謁彥澤。彥澤欣然接之，謂濤曰：「舍人怕死否？」濤曰：「濤今日之怕死，亦如足下去年之怕也。向使高祖信濤的說，安有今日之禍？」彥澤大笑，酌酒飲濤。濤引滿酌之而去，旁若無人。彥澤將晉主重貴移住開封府，頃刻不得少留。晉主命悉收內庫金珠，彥澤道：「此物乃大遼皇帝所得亡國新俘的物，不得藏匿。」晉主悉歸彥澤，不敢帶行。彥澤遣指揮使李筠將兵監守內外，音問不得通。馮玉求自送傳國寶，冀契丹主任用之。晉皇子延煦之母有姿色，彥澤使人取之以侍寢。殺桑維翰，將帶縛維翰頸上，誑契丹主曰：「維翰怕死自縊而死。」高行周、苻彥卿皆詣契丹降。契丹主責之曰：「您記得陽城廝殺時事否？」彥卿曰：「臣當時惟知有晉主，不知有大國。今日死生惟命。」契丹主笑而赦之。契丹主賜晉主手詔云：

大遼皇帝道與石重貴孫勿憂煩，須教您有啖飯之所。進入傳國的寶非真，咱何得相誑？可將真的獻來！

晉主重貴奏云：「頃王從珂自焚，舊傳國寶不知所在。此寶先帝所為，非相誑。」有司議欲使晉主銜壁牽羊，大臣輿攔迎於郊外。契丹主曰：「吾遣奇兵取大梁，非受降也。」不許用降禮見；又詔晉文武群僚，一切如故；朝廷制度，並用漢禮。遣兵催晉河陽捕景延廣。契丹主到封丘，景延廣馳驛至。契丹主詰責之曰：「致兩國失歡，皆您所為也。十萬橫磨劍安在？」召喬榮與延廣對辨，延廣初不服；榮出片紙書所記語示之，乃服罪請死。契丹以十事詰責延廣，每服一事則授一牙籌；授至八籌，契丹主叱鎖之，將送之歸國。中夜自引手扼吭而死。

天福十二年正月初一日，百官送晉主重貴於城北；百官乃易服紗帽，迎契丹主，伏路側請罪。契丹主命起，復撫慰之。晉主重貴與太后迎於封丘門外，契丹主辭不見，徑躍馬入城，百姓皆驚走。契丹主遣通事諭旨云：「咱亦人也，汝曹休怕，會當使您每蘇息。咱無心南來，漢軍引咱至此耳。」至明德門拜而後入。日暮復出，屯於赤岡。高勛訴張彥澤殺其家人。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，喝令兵鎖著彥澤。百姓爭投牒訟彥澤罪。遂遣人押張彥澤與傅住兒赴北市斬了，仍命高勛監殺。彥澤所殺士大夫的子孫，皆衰絰執杖，號哭詬罵，舉杖撲之。高勛命剖其心以祭死者。市人爭破其腦取髓，腐其肉而食。契丹差軍防護景延廣歸契丹，行至陳橋止宿，延廣扼吭而死。契丹主將晉主石重貴及其家人，遷徙封禪寺住坐，以兵團守甚嚴。下詔封重貴為負義侯，徙居黃龍府。那時雨雪凍餒，太后使人謂封禪寺僧曰：「吾嘗於此飯僧數萬，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？」僧云：「虜意難測，不敢獻食。」晉主密求於守者，乃稍得食。契丹主是日引兵入宮，諸門皆用契丹守衛，殺犬懸羊於門，謂之厭勝術。契丹主謂晉群臣曰：「自今不修甲兵，不市戰馬，輕徭省役，天下太平矣。」令去胡服，改用中國衣冠。宣李崧為樞密使，馮道為太傅。諸藩鎮皆詣契丹降附焉。詩曰：

衣到弊時生蟻蝨，肉從腐後長蟲蛆。

向非叛將為毆役，安得強胡敢覬覦。

桀犬吠堯甘負主，失身事虜作戎奴。